

寒香彻骨是林深

□舒墨爐

大寒第三日，肃杀了一冬的院子里忽有寒香破空。寻香而去，海棠树下，天青泥素盆里的细叶寒兰不知何时绽放了。竹叶般的青绿花瓣一字平扁，白色花舌中央有一圆形红斑，如霜刀般割裂朔风，幽香竟比春兰更烈。花茎极细，高挑出架，一箭花生生在寒露中开出孤绝的气势。二十四番花信风里，兰独守岁末的隘口，似天地特意将最清绝的香魄，藏进最凛冽的时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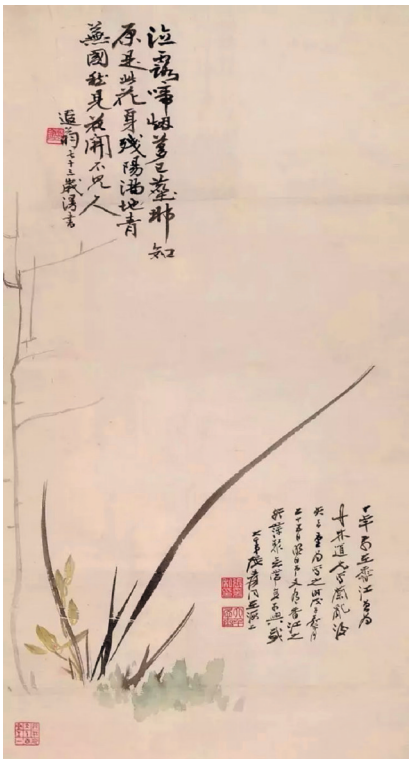
我总疑心寒兰的魂魄是寒潭里淬炼过的——愈是霜欺雪压，愈要进出三尺清光。所有国兰的分类中，我独爱寒兰。细腰素盆中，孤植三五苗细叶寒兰，便勾勒出清癯风骨，好似收容了半卷未写完的瘦金书贴。现在市场上许多杂交寒兰叶型肥大，香气也与原生品种相去甚远——正如工业熬制的兰膏，喷些甜腻香精充作清贵，终究沾了浊世烟火气而失了道心。

立春过后，院中的春剑也竞相绽放。3年前，我从花市买回的三苗春剑“粉桃”，如今亭亭盈盆。六枝花箭从苗间斜逸而出，一箭四五花，花瓣较寒兰更显丰润——花瓣透出冰销般的莹白，在料峭春寒里晕染开一抹烟霞。寒兰与春剑并置，若论香气则是各有千秋：前者香如雪刃破空，后者馥若云锦堆山。

我将兰捧进屋内供赏玩，结果袅袅间，那抹寒香竟遁去无踪，不打半分招呼。怪不

得陈继儒说“坐久不知香在室”，芝兰入室，如系名士于廊庑，于兰是折辱，于人是可笑。蜀地盛产兰草，我曾山里见过野生兰。腐叶堆积的溪涧旁，三五茎花斜出石隙，幽香似有还无。真人深林方知，兰的香原不是给人嗅的，它开给涧底游鱼，开给苔衣石骨，开给千年流转的星霜。《孔子家语》说“芝兰生于深林，不以无人而不芳”，2000多年前的哲人早勘破天机：至道在孤往，何必万目睽睽？

我拜造化为师，将院中百来盆兰草，全用树皮种植，并排置于鱼池边的树荫下。海棠、渡疏、绣球等乔木灌木一字排开，夏季树荫蔽日，冬季又用落叶层层覆住树下兰草，像给深林中的隐士披了件百衲衣。我浇水也颇为懈怠，春秋天气宜人而不芳，便用水枪任意喷洒，一天几次也是有的。到了寒冬盛夏，竟是躲在家中门也不出，兰花全靠雨露滋养。便是这样的“野性种植”，养出来的



张大千《兰花》1948 年作

兰花却生机蓬勃，岁岁抽芽复花，哪有半分传说中的闺阁弱质？

评论

以文字烛照生活长路

——赵晓梦散文集《缓冲地带》阅读札记

□丘文桥

《缓冲地带》是诗人赵晓梦睽违 20 年后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随笔集，全书包含《还有光》《在路上》《生活家》《创作谈》《答问录》5 章，收文 44 篇，赵晓梦在写景状物、行吟拾遗、创作答问中，以诗情洞察人性幽微，以文字烛照长路，表达了作家对复杂世界的深刻体悟和反思，集中散文随笔有翻阅历史风云的诗情抒写，有对故土亲情的深情呈现；有在路上的诗性扩展，也有人在江湖的法无定法。

书名“缓冲”二字，既是物理空间的隐喻，亦是精神世界的自况——在高速运转的现代生活中，赵晓梦以诗人的名义选择以随笔为媒介，搭建一片让思想沉淀、情感舒展的“中间地带”，这一片地带有着作者静下来的深思，也有旁观世界的勇气和力量，既有路上所见所闻，也有静默思考，包括了人生际遇、文学意义。正如他在《丽江杂记》里说：“诗意总在民间的衣食住行，而不是在喧哗的尖叫声中”，这种着意“民间”并非逃避，而是以谦卑的姿态凝视生活的褶皱，于细微处挖掘人性的深刻意蕴，用文字烛照生活，着力书写“缓冲地带”里作家独有的体悟。

散文集《缓冲地带》是以文字为灯火、照亮生活长路的赵晓梦的沉思录。他笔下的“缓冲”既是方法，亦是目的：通过放缓脚步，将目光投向被忽视的日常，从一碗“伤心凉粉”的“美食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和解，人与人、人与地理之间，甚至人与空间和时间的关系”，辛辣滋味中勾沉客家人的迁徙史，在时间与生命的夹缝中点燃灯火，在嘉陵江三峡的浪涛里寻找与故乡的和解，甚至借“一部车”的寓意叩问游历，又通过俏皮的笔触去化解如人生所同的尴尬。如与书名相同的创作谈《缓冲地带》里说“人在大地的身影，尽管在鹰的翅膀下渺小无比，但我相信祖先们从未停止脚步，无论是往前走还是往回走，他们一直在寻找理想的家园、理想的栖息地”，就是这种写作姿态，既是对快节奏生活的抵抗，也是对诗意栖居的追寻，“每一个平常生命的生长与消逝，都值得诗人去关注去体去书写”。

响应了随笔的本质，赵晓梦的散文又具备了向内的非虚构，真实的力量与思想的锋芒相互交叉、映应，在《我曾经是个文学青年》中，他毫不避讳地袒露文学路上的迷惘与坚持，甚至直言：“文学青年”的身份标签等多重历史线索编织成一张密实的文化网络。他追问：“为何这场移民运动被称作‘填’而非‘移’或‘迁’？”这一字之差，既揭示了权力话语对历史叙述的形塑，也暗含了对边缘群体生存境遇的同情。这种以小见大的笔法，让散文超越了“风物志”的局限，成为思想交锋的场域。诸如《伤心凉粉》体现出来的写作方法其核心在于以真实为底色、以思想为筋骨，在赵晓梦的散文里体现得比较充分也非常典型。

也正因此，赵晓梦的散文具有鲜明的地域美学特征。他以巴蜀为原点，将笔触延伸至历史、民俗、建筑、自然等多个维度，构筑起一张“纸上旅行”的文学地图，



鲁迅先生的过年

阅读

读鲁迅《过年》

□江玉祥

阴历，也称农历，起源于中国古代的夏朝，已有悠久的历史。《史记·夏本纪》：“孔子正夏时，学者多传《夏小正》。”现存西汉戴德编选的《大戴礼记》之《夏小正》，相传即夏代遗书，这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月令。这篇文章按十二月的顺序，详细地记载大自然包括天上星宿、大地生物的相应变化，形象地反映了上古人民对时令气候的认识。夏人以孟春之月为正月，一直为我国民间奉行了 4000 多年，视为最方便农业生产的历法，故称“夏历”为“农历”。夏历的正月初一，先秦时叫“上日”“元日”“改岁”；汉代称“元旦”“正旦”“正日”；魏晋南北朝称“元日”“元辰”“元首”；唐宋元明称“元旦”“岁日”“新正”“新元”；清代一直叫“元旦”或“元日”。古代春节，原指立春节气。1912 年（民国元年）1 月 2 日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通令各省废除阴历，改用阳历，将公历 1 月 1 日定为元旦。到了 1914 年 1 月，北洋政府内务部提请“定阴历元旦为春节”。至此，原指阴历岁首的“元旦”和“新年”，被用来指公历 1 月 1 日，而阴历岁首改称“春节”。1930 年，国民政府重申：“移置废历新年休假日及各种礼仪点缀娱乐等于国历新年。”然而，禁令归禁令，老百姓还是按老规矩过自己的旧历年。1934 年年初，国民政府迫于形势，停止强制废除阴历，不得不承认“对于旧历年关，除公务机关，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”。

就一纸停止强制废除阴历的命令，鲁迅先生于 1934 年 2 月 26 日在《申报·自由谈》专栏里发表一篇小品文《过年》，后收在《鲁迅全集》第五卷《花边文学》集子里。

鲁迅《过年》一文开头便说：“今年上海的过年，比去年热闹。”为什么？禁令废除，老百姓可以名副其实过旧历年了。接着便说过旧历年是悠久的传统，“文字上和口头上的称呼，往往有些不同：或者谓之‘废历’，轻之也；或者谓之‘古历’，爱之也。但对于这‘历’的待遇是一样的：结账，祀神，祭祖，放鞭炮，打马吊，拜年，‘恭喜发财’！”所谓“对于这‘历’的待遇”，指过阴历年的方式或内容。以宋代过年为例，南宋朱自牧《梦粱录》卷六《十二月·除夜》载：“十二月尽，俗云‘月穷岁尽之日’，谓之‘除夜’士庶家不论大小家，俱洒扫门闾，去尘秽，净庭户，换门神，挂钟馗，钉桃符，贴春榜，祭祀祖先。遇夜则备迎神香花供物，以祈新岁之安。禁中除夜呈大驱傩仪……是夜，禁中爆竹嵩呼，闻于街巷……爆竹声震如雷”。原自牧《梦粱录》卷六《正月》：“正月朔日，谓之元旦，俗呼为新年。一岁节序，此为之首。官放公私就屋钱三日，士夫皆交相贺，细民男女亦皆鲜衣，往来拜节。街坊以食物、动使、冠梳、领抹、钗钏、花采、玩具等物沿门歌叫关卦。不论贫富，游玩琳宫梵宇，竟日不绝。家家炊宴，笑语諠譁。此杭城风俗，畴昔侈靡之习，至今不改也。”进入民国年间，过年内容日新月异，但是“结账，祀神，祭祖，放鞭炮，打马吊，拜年，‘恭喜发财’！”等老节目，传承如故，因袭未改。这些“几经防遏，几经淘汰，什么佳节都被绞死，于是就觉得只有这仅存残喘的‘废历’或‘古历’还是自家的东西，更加可爱了。那就格外的庆贺——这是不能以‘封建的余意’一句话，轻轻了事的。”（鲁迅）

劳作之人，一年累到头，难得有过年大节，开心休息几天，走亲串户，欢快乐也是题中应有之义。鲁迅说：“叫人整年的悲愤，劳作的英雄们，一定是自己毫不知道悲愤，劳作的人物。在实际上，悲愤者和劳作者，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。古埃及的奴隶们，有时也会冷然一笑。这是蔑视一切的笑。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，只有主子和自安



Literature&Arts

锦水

12 成都日报

锦觀

2025年2月25日 星期二

情感

一封未能送达的信

□丁瑞根

这是一封仅两页的手札，而且它并没有通过邮寄，写信人是我上大学老师宋遂良，收信人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火先生，而我就是那送信的人。

1987 年我硕士毕业，因为一些特殊原因，那一年的分配有很多禁忌，宋老师知道我有志做个出版人，于是就写了这段向王老问候及为我推荐的文字。虽然此信最终未能送达，且因数次搬家而遗失，但那清瘦而娟秀的字迹却时常在脑海中浮现，久久不能忘怀。同样难以释怀的，还有一份没能及时向王老传递问候的歉疚。

我的出版人职业梦想虽然没能实现，但教书育人倒是干得不亦乐乎。我们中文系由于知名作家郑贤在此执教，在他的影响下，每一届都会有几位学生显露出写作的才华，有位女同学尚未毕业就正式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，另外发表诗作的，与平台签约的同学也不在少数。为了激励他们的志向，我萌生在了我系资料室办一个“当代作家签名书库”的想法，以便让孩子们亲炙前辈作家的手泽，呼吸书中散发的气息。这一动议立刻得到了师生们的赞同与支持。

在此事的具体筹办中，首先想到的就是王火先生，除了著述宏富，声誉日隆外，还有一个我个人的心愿，就是当面向他表达歉意。经郑贤居中协调，2010 年隆冬的一个下午，在大石西路正对大门一幢公寓的二楼，见到了仰慕已久的王老及随侍在旁的王凌女士。室内温暖如春，王老的谈吐气度更使人如沐春风，只是他的样貌和口音与我想象的大相径庭。他面色红润，神态安详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，哪有什么“眇一目”的囹圄，因宋师信中首先问候的就是为救落于深坑中的小女孩，而被脚手架钢管撞击受伤的情况，所以我知晓此事。“乞书”事毕，我期期艾艾地说出这封信时，他急切地问及宋老师的近况，并略带责备地问道，为什么不来找我呢？后来我带着赧颜，一字一顿地向他陈述这封信的内容，当说到“有枣没枣打一竿”时，王老笑出了声，说这是我们山东的土话，这个遂良啊，跟我还那么客气，这一竿我肯定会打的，也肯定会落下枣子的。

这是一则迟到了 23 年的信，或许当时找到王老，我的职业生涯就是另一种模样。换了别人应该早就怦然心动了，奇怪的是对此事我反倒心如止水，只是觉得辜负了宋师的美意，也愧对王老于宋师的情谊。后来我捕捉到王老不经意流露的南京口音，一问之下果然他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时光，我也是同样如此，于是话题转到我们都去过的地方。王老谈兴之浓，令我不忍打断，最终还是狠心告辞出门。

当“嘭”的一声合上汽车后备箱，那里整齐地码放着王老惠赐的近百册签名大作，其时已是暮色四合，寒风骤起，但心中的暖意却在一气周流，弥漫到全身。

不知是作家郑贤居间运作，还是王老事先通气，我们的“当代作家签名书库”很快就募集到数量可观的签名书作，码放了两个标准书架。马识途先生还用辨识度极高的“马隶”题写了书库名称。除了王老，还有马老、李致、阿来，以及邓贤本人 的著作。

王老与宋师，有着太多的相同之处，他们同出复旦，父辈均负笈东瀛，于人生最好的年华，同在山东这块热土。王老 1961 年到临沂一中当校长，宋师也在同年到泰安一中任教，并评上特级教师。他们同在 1983 年离开。宋师到山东师范大学任教，以批评家的慧眼，关注并推动山东当代文学的发展。王老则离开山东，到四川人民出版社任副总编辑，并负责筹建四川文艺出版社。在此期间，王老以卓越的毅力，重写《战争和人》三部曲，并夺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。而宋师则为前三届茅奖的评委。重温两位师长的人生轨迹，他们经历的磨难，以及矢志不渝的信仰，只为印证宋师常说的一句话：生命竟然可以如此美丽。

王老生于 1924 年，宋师生于 1934 年。在宋师年届鲐背之际的 2023 年底，于青岛举办了《清风：宋遂良文学文献展》，以后又在济南山东大学、烟台的鲁东大学，以及母校复旦大学陆续举办，不由得感叹山东真乃礼仪之邦啊！而王老已过期颐之年，按虚岁早已百岁晋二，在我们四川反倒没什么动静，这也让人嘘唏不已。

值此乙巳新春，谨以此文向两位师长拜年。
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